



白洲集
禮

表箋啓文帖

嘉
試

人

公

~ 16
2388
5



和
2388
8-5

白洲集卷之十二

應製錄上

反正後冊封謝恩表

攝署偏方懼蔑藩屏之効誕揚明命叨膺渙汗之榮
采積兢惶無階報答伏念才非撥亂知昧興邦憫宗
祀之幾亡勉循羣請綿緒業於將墜寔賴先庥肆因
慈顙之上煩得徼皇靈之下逮微誠莫展還慚責諭
之勤溫勅新頒遽蒙寵綏之盛撫躬若隕銘骨何忘
伏遇度廓包荒恩深字小九州四海盡禹迹之提封
五屬十連法周家之夾輔爰加異數用示同仁敢不



白洲集卷之十二
一
馳心紫宸待罪青社敵王所愾更竭捍衛之忠率祖
攸行益殫對越之悃

賀冬至表

玉燭調元載屆初陽之節瑤圖行慶式陳亞歲之儀
協氣旁流歡聲競沸欽惟體天之健如日方升位育
功高順五辰而凝績涵容德厚舉四海而爲春茲當
體復之期益迓大來之吉伏念幸承先業偏荷洪恩
迹滯箕封莫遙駿奔之列心懸魏闕深鰲忭之忱

謝發太僕銀賀焯硝表

物非地產軍資方缺於火攻命自天申帝賚遽紆於

波及恩因舊籲榮屬新叨伏念祗服先猷屢延墜緒
塞望敦迫勉膺權署之稱遭時孔艱敢緩同仇之義
竊念陷堅之利用莫如飛礮之良需求必曲從旣弛
關梁之禁侈於例買至糜帑藏之珍一域騰歡萬象
增氣伏遇廣運德大博施仁隆軫下國之阡危思欲
拯濟憤小酋之梗化期致廓清故當對壘之辰特賜
除戎之具敢不敵王所愾率祖攸行陰雨綢繆戒常
存於無備夙宵區畫謀或贊於有征

賀大殿冬至箋

雷復於地載回開泰之期日麗于天咸仰照臨之德

歡騰八域喜溢三宮恭惟位育功高財成道妙玉燭
調元寒暑兩暘之若瑤圖啓運謳歌曆數之歸茲當
長至之時益迓大來之慶伏念俱以謏劣幸遭休明
拱北辰居猥厠駿奔之列祝南山壽倍殫鰲抃之誠

中殿冊禮後賀 大殿箋

上聖履端式闡人倫之叙中闈受冊益敦王化之基
喜溢三宮歡均八域恭惟維新厥命以御于邦日月
並明允叶照臨之德乾坤定位於昭覆載之功茲當
渙號之頒聿迓鼎來之慶伏念親逢盛事共際昌期
瞻宸極而駿奔倍殫華祝仰星軒而鰲抃恭詠周詩

冊禮後賀 中殿箋

坤元正位備成發冊之儀天命申休快覩錫命之典
歡均八域喜溢三宮恭惟配日爲明承乾以順塗山
毓德實資夏后之興樛木覃仁克贊周王之化茲膺
渙號益行洪圖伏念幸際昌期親逢盛禮擎紫泥之
詔曷勝胥悅之誠咏彤管之詩倍祝彌昌之福

賀冬至箋

江原監
司時

見天地之心陰陽交泰之際如岡陵之壽朝野祝聖
之時節爲少春儀是亞歲恭惟與道俱冲維新厥命
德合財成養靜遵閉關之誠功參位育斂福推錫民

之仁國家必有禎祥吾王庶無疾病伏念乍違承明
之直遽隔問安之班千里遠來丹衷隨一線之日半
夜獨起白首瞻五色之雲

世子賀 大殿誕日箋

惟十一月聿回載夙之期於千萬年丕膺維新之慶
愛敬實根於天性歡欣自倍於輿情恭惟止仁止慈
克勤克儉遵王之道蕩蕩平平與物爲春熙熙皞皞
茲當電繞之節益迓川至之休伏念祇奉簡辭叨居
儲位鷄鳴問寢長承咫尺之顏虎拜趨庭恭獻岡陵
之壽

世子賀 大殿正朝箋

從周行夏載回寅正之期獻歲發春誕膺申休之命
叢霄瑞色匝域歡聲恭惟如日方升惟天爲大盡財
成輔相調玉燭而順四時察消息盈虛在璿璣而齊
七政茲當令節益擁純禧伏念祇奉簡辭忝叨儲位
鷄鳴問寢常拱北辰之居虎拜趨庭恭祝南山之壽

謝世子館所啓

自潘陽
回還時

脫南冠之囚獲遂東首喜北辰之近猶切西悲千里
言旋一心如戴伏念臣等忠慚死國智昧周身造次
危迫之機奚論有罪無罪終始曲全之德專荷大朝

小朝朔氣成春恩渥洽露恭惟誠能感物孝在寧邦
瞻望龍樓久違日三之問寢樓遑鶴野幾痛陽九之
罹灾仰體睿念之欲生特濟微命於不測臣等連連
雪涕步步回頭備嘗艱難未效割股之願歸與父老
益殫延頸之忱

反正初查官前通國臣民呈文

謹呈為洞察下邦羣情亟奏 天朝快降封典事伏
以小邦 宗社將絕而復存民生將盡而復蘇天理
既晦而復明人倫既斁而復叙舉國臣民歡欣鼓舞
引領翹足只竢恩命之降奏聞陪臣李慶全等越海

籲天已過半年而音聞邈然輿情鬱抑意謂堂堂
聖朝明見萬里小邦情節無微不燭其於存亡繼絕
綏遠固藩之舉宜必無一毫歧議而只緣水程渺茫
淹滯至此也豈料今者事有不然疑之於不當疑之
地比之以不當比之例官以查名聽聞既駭涉於辨
明不欲臚列而事急不容緩步痛極自然疾呼伏惟
老爺試垂察焉竊念我國壤地雖褊小僻處海外而
禮義忠順之稱彞倫家法之正可謂無愧於天下不
幸 昭敬王晚無嫡嗣宗祧之重歸於廢君居位以
來反道倍德信用讒賊自生猜貳不以子道事我

王大妃幽閉別宮錮守戶闔屠戮闔門貽禍慘烈二
百年彝倫至此而滅絕矣 昭敬王至誠事大終始
不渝 神宗皇帝亟加稱獎生成再造之恩不啻天
地父母凡我三韓之人父勉其子兄勗其弟思有以
報皇恩之萬一自夷虜作逆以來 聖皇帝屢勅小
邦同仇敵愾諭旨之丁寧錫賚之便蕃前後非一而
不體 先王事大之誠不念 皇上勅勵之志忘恩
倍德惟汲汲於順賊皮幣相望信使不絕已未深河
之役帥臣附賊辛酉宣川之變邊使引寇老爺亦必
聞知何假一二談也惟其所犯如是常懼陰事或露

王人入國輒加拘禁 詔勅之頒久廢迎受二百年
名義至此而掃地矣嗚呼君臣父子之倫昭揭宇宙
萬古不昧人而無此則人不得爲人國而無此則國
不得爲國而違天倍常乃至於此其他剪滅骨肉斥
逐家鬻賣官鬻獄毒民病國凡所以見絕于天人自
底於滅亡者不一而足前日已經申奏今不必更加
覩縷我寡君以 昭敬王親孫聰明仁孝聲聞夙著
曆數有歸謳歌攸屬 昭敬王妃上念 宗社之大
計俯察臣民之至願爰命權署國事卽遣陪臣報聞
于 天朝恭竢冊命之降以爲廟社之主則天命人

歸名正言順而不意訛說喧播無所不至回廊失火則謂之焚燒宮室百僚造庭則謂之稱兵犯闕言之不近至於此極此非職等所敢虛飾督府毛老爺親莅境上爲日已久耳目所及不可誣也伏惟老爺受命東臨聞見必詳此政小邦君臣伸枉暴寃之日乞速申奏快降恩典使人心不搖修攘預具則非但小邦大小生靈殞結圖報 聖天子東顧之憂亦必少紓矣職等無任兢惶祈懇之至

兩天使前呈文

謹呈爲敢陳海徼情形以備皇華採掇事小邦壤地

偏迫生息不繁壬辰兵火之餘塗炭未蘇己未深河之役士馬殆盡國勢孤危無一可恃至今君臣上下得保疆域草木之兆朕昆虫之闔顛孰非 皇朝咸囿之恩也不幸遼廣久陷天門闕遠金復潛伺木道危險父母之邦聲聞濶焉倘非督府毛老爺前後綴護之力則一線朝宗之路亦必有梗矣噫督府之功豈淺鮮哉提一旅之師涉萬里之海艱關絕塞拮据孤島將使全遼數十萬生靈免爲左袵則是 天朝雖無遼廣之土地尚有遼廣之人民也小邦之得托幷幪五年於此向來依籍之效雖不敢一一臚列而

區區感戴豈有其極只緣小邦土地甚瘠積儲未敷
十年興師西北之倉庾罄矣千里飛輓東南之民力
竭矣我寡君既輟上供矣既減下俸矣既捐常賦而
買之矣既設餉臣而募之矣晝夜揣筭有知悉索而
十數萬續至之衆終不土食而沙炊則數十州有限
之穀其能水至而泉湧乎以天朝四海之大猶以
接濟爲難則以小邦彈丸之地果能終始支堪乎若
不預爲之所灼有時來之憂此豈但小邦之憂也恭
惟大人受命東臨志切咨詢海外臣民翹首拭目快
覩祥鳳之儀歡欣鼓舞之餘自不覺吐露含蘊小邦

危迫之形遼民飢困之狀想必已載於輜車之錄惟
願歸奏天聰轉該諸部或簽刷男婦或運濟糧需
作速裁處明降指率則東民涸轍之急庶蒙水勺之
惠而督府掎角之功益著天下之名矣不任危迫懇
祈之至

毛都督前端午賀帖

梅霖向歇槐夏方殷緬惟海上高旌恭賀天中令節
蘭湯蒲酒舊俗猶存壽縷靈符新休荐至瞻依有素
情不隔於山河魂夢徒勞身莫親於尊俎茲將別楮
用代踈麻不宣

毛都督前揭帖

卽蒙專使咨諭審有發兵征勦之舉命以峙糧此在
守藩職分敢不盡心惟是威嶺一帶土瘠民稀生穀
不繁比年以來又值荐飢官私懸罄雖欲取資他路
而道路險絕搬運無策用是憂前爲之寢食不寧且
聞彼中若干遣胡獲之不武其深處部落窟穴險遠
懸軍趨利又非全勝之策王師動靜所係非細同舟
之義不敢不赤心相告具在回咨此不復詳別幅獻
敬莞入爲榮不宣

兩天使前回帖

祖筵風雨仙馭遄發區區繫維之願莫挽在路之驪
駒山川漸遠攀問亦踈心旌日搖愴恍難定忽擊奎
翰宛對芝宇慰喜可知也大人光膺寵命遠涉弊疆
萬里咫尺天威儼臨榮侈過分感戴銘骨只緣館宇
湫隘供餼單薄未罄一日之歡此爲此生歎恨耳陪
候諸臣常懼不塞其職蒙高明寬假且賜推與慚感
慚感既有勤命敢不奉以周旋秋序已屆海岱清晏
神明護持行李萬慶不腆土儀敬報心貺不宣

武軍門前回帖

節下總鎮關徼威惠遠暢隔海瞻注喜托幙幪之庇

卽因鳳勅之頒兼拜魚函之問艷想風猷恍然身侍
軒屏不佞叨守舊緒荐蒙恩數皇華遠臨僻壤增耀
此固 聖天子懷綏之盛典亦大人贊宣之隆賜區
區感戴無以報效仍將土宜用謝心貺不宣

毛都督前回帖

節屆流火海徼晴豁緬想芳徽不任勞結專佞委諭
備審馮因有相紓慰無量不佞叨守弊封幸獲私於
大人君子旣蒙導達之恩又荷周卹之誼封冊之榮
有踰常典皇華之供不至闕儀區區感幸銘鏤心骨
臬臣賤有司也設有絲銖之裨自是職分內事耳况

因財力單竭疆事繁脞其於奔走聽候之際必未能
副不佞尋常戒飭之意方用是爲懼而執事不惟不
加之訶責乃欲推轂而獎詡之不佞於此益見大人
專務覆蓋之盛度也敢不酌施高下以成雅意不腆
土儀敬謝珍貺統希心鑑不宣

毛都督前揭帖

卽蒙專使咨諭感荷良至憤茲逋孽烏散蜂屯分勦
遠綴固兵家勝筭亦下邦藉威防患之一好機也第
兵必務萬全計不厭孰講事至而悔臍可噬乎咸嶺
一帶地狹人鮮石田磽瘠生穀不繁又因連歲不登

官庾如磬野殫相望線路危險車馬難通千里委輸
十不致一累千師徒懼缺餽餉聞命以來晝夜思度
而外內俱竭措辦無策庚冬之患必在目前且其屯
落雖在深處窟穴險固道里迂遠露師經宿尾躡可
虞所謂屯種之說或出浪傳則重兵遠涉勞費不貲
王師動靜關係非細區區憂悶實出肺肝伏惟大人
曲諒洞察留神改圖天下幸甚小邦幸甚別幅獻敬
莞入爲榮不宣

毛都督前回帖

歲行晚矣霜雪正繁緬想高標紆軫時積芳翰續至

實荷殷摯疆圉凋弊供具踈略幸蒙寬恕慚謝深
常懼候臣與邊吏不稱其職乃有褒示足見大人優
容獎感之盛意當令有司照實行賞腆貺珍感薄報
只獻情莞入爲榮草布不宣

又

二星渡海旣騰下界之榮輝雙壁臨門宛接上壇之
風彩寸丹常輸脉脉尺素殊慰憧憧伏惟大人壯志
雄飛少年豪舉身居玉帳控萬里之山川手握琯戈
淨三邊之氛祲 中朝管籥之寄下國幘幪之依吾
圉恃而輯寧是誰之力羣情得以導達有願則諧方

將載烈於鼎彝豈啻銘功於銅柱不佞欽風有素披
露無因仗燁赫之威聲幸免墜軼蒙翰旋之化力得
微寵靈雖慚共貞之休竊効偕作之願報天子之隆
眷糜粉何辭導大人之宏謨廓清是俟不宣

又

敬膺來翰具審示意慰荷無量此時掌臬之臣爲任
實難其獲免罪戾拖遣至今皆大人施覆之賜此豈
但臬臣之私幸也日因瓜限已滿病報續至委遣新
官代察疆事不日且上任矣意外勻旨乃至於此益
荷大人終始不遐之盛眷但旣蒞復仍已遣還召揆

以國體並涉兒戲茲未能奉承雅意只恨聞命之不
早爾統希崇亮肅此不宣

毛都督前政府回帖

大人神符虎略智協龍韜玉節遙臨開漢儀於孤島
銅標高建靖虜侵於重溟 中朝管籥之雄下國輔
車之倚恩綸渙降無非導揚之功芳翰鼎來益見殷
摯之眷答萬姓抃歡之意資百僚諉詡之榮不佞幸
備職司屢蒙存記道路云遠歎尊俎之莫親天候政
炎薰鼎茵之有相仍將小具用報多儀不宣

又

鳳詔新頒寔賴導揚之力魚緘繼至荐蒙存記之榮
含生抃歡拜命惶隕大人需時偉器挺世竒標餒流
喙而仁綏坐空克醜抱窮吭而武耀立振皇靈持天
下輕重之機壯海隅關防之勢採翹喁之積望徼渙
汗之殊恩不佞猥托神交飲聞馨德奉尺蹄之問懼
在壁懷拜段綺之遺慚無玉報不宣

毛都督前正朝回帖

緬想瓊標祝神休於日至續擎奎札示同慶於歲元
千里憧憧寸心耿耿大人威行草木名震華夷繡舄
東臨洽慰海隅之望牙旌北指獨持天下之機兼治

李廣之簿書餘暇士行之筆翰屬當獻歲之新候不
廢賀正之舊儀不穀得藉威靈幸延基緒殫誠畢力
庶或裨掎角之形拜命慚恩若為報中心之貺驚看
墜懷之明月恍擬滿坐之清風所冀勉加神筭茂對
時休氛豁滄溟快建伏波之銅柱天寒孤島穩浮橫
海之樓船仍將薄具並表微悃不宣

又

天涯歲暮瞻漢節而馳情隴頭書回喜驛梅之傳信
節下臨河玉帳動北落之明星橫海樓船泛東來之
紫氣陳遵尺牘歲去為榮范叔綈袍着來知感肅此

不宣

督府回帖

天光寥廓海氣澄清方當葉師乘月之辰緬想枚叔
觀濤之興雲泥遠隔雖晤對之無因星斗高懸尚瞻
依之有所茲將小具用表微忱不宣

又

節下董率貔貅遠入虎穴英猷勝算必收伐謀之功
瞻依下風為之增氣即者天時向炎緬惟幕府加重
崇馳价使仰候興居土儀甚微莞領是冀不宣

又

冬陰凜冽緬惟對時增福向接體臣條啓備悉遼民
飢餓若將垂盡之狀不穀方食輟匙為之哽咽况今
歲行將盡邊地倍寒每想化離之苦疚然尤不能為
懷茲遣從官略行分賑以周朝夕之急固知西江一
勺不能救涸轍之命而邊庾既罄輸輓不繼力有不
瞻未能遍及漸恨慚恨肅候起居餘不一

又

敬膺來帖具審對時珍福慰喜無量想今海壘凝沍
運路阻絕每念許多兵民枵腹之歎一心耿耿中夜
不能寐也日者奉餉殊甚零少固知涓流淺酌不能

救輿薪之火而區區綿力亦殫於此矣卽奉回教辭
意懇至有踰骨肉四萬之數豈不欲准副歲歛民困
公私罄竭雖欲拮据末由也已着令司餉更括餘涸
厯備萬石添助過冬之資義存周急豈望報乎統希
崇亮肅此不宣

兩天使前回帖

以同副承旨三嚴既下
後特命立製以進

仰惟兩位大人以翰苑科臺昵侍香案奉天朝明
命頒天下大慶遠涉危險光臨僻陋祥鸞瑞鳳之儀
玉潔蘭馨之韻使人心飫而神醉不穀罪釁餘生慘
然憂服之中惟不能奉揚是懼乃蒙大人曲加寬假

待以優異不穀感結隆渥欣附德宇愛戴之誠實出
肝膈只緣禮筵有截譯舌不流區區傾挹之懷恐不
能導達一二未展繫駒之願遽有返鳥之命此由不
穀誠意淺薄不能見孚於曠度之下始焉驚悚終焉
慚覲不惟不穀怒焉悵惘而已大小臣庶莫不齋咨
涕洟皆欲擁路攀轅暫輓檐蓋自昔皇華之至於斯
也未嘗有不盈旬而遽旋旆者如許太史魏給事之
持法守憲尚不鄙夷下邦許以嘉客况兩大人旣以
傾蓋之歡千秋之契辱賜寵諭是不穀難再之幸小
邦不曾有之盛際雖曰不以久暫為厚薄而一番陪

奉便覺一番榮光一朝飈輪旋返雲泥迥隔則兩大人清風雅度只應仿像於魂夢不穀何以為心哉視師歸路軫念流逋之待沫益見兩大人飲冰不違之至意但少淹原隰固無損於報命而重陪尊俎愈有榮於下國茲敢更瀆高嚴冀蒙少留之教不任翹跂之至統希崇照不宣

天使前 世子回帖

光儀儼鸞鳳之表欣瞻繡鉞之臨麗藻爛圭璧之章喜奉芝函之問稽首知感撫躬增慙大人挺特高姿雍容雅度身在金鑾殿裏出入天上風雲來從玉皇

案前呼吸人間雨露星槎遠涉於萬里勅諭丁寧漢儀重覩於九年君臣感泣沿途物色盡被指顧之榮舉國人情敢忘咨詢之惠喜色並扶桑旭日皇恩比渤海洪波不穀猥託鴻庇偏荷龍光不惟尊俎之間禮遇踰分每於規誨之際眷愛出常象譯難憑恨情素之未達驪唱遽闕悵仙凡之永違徒申竿尺之私莫效瑤華之報肅此不宣

程副摠前回帖

代人作

海外鯁生獲侍天上仙曹葭倚芝薰不足喻其榮幸眷顧之隆傾戴之切實是多生宿契苦海勝緣星槎

白沙集卷之十一
十一
既遠雲土懸隔一片心旌日搖搖於黃山白嶽間矣
卽者鳳勅遙頒魚函附至披展反復宛然接塵時也
大人冰蘖之藻蘭雪之韻至今小邦婦人孺子心艷
而誠服逾久而逾不能忘其在幕府陪下塵者區區
嚮違之私當復如何况聞大人留心疆事洞照弊情
導揚軫恤之恩前後鄭重此非鯁生筆舌所敢展謝
別紙所示具見雅意詳在具工部答啓茲不復贅天
時靈鬱惟願道體益裕鶚薦鵬圖雄飛在卽幘幪之
庇終始賴焉腆貺多儀拜手登嘉外伴減薄具略申
徽敬莞入為幸統希崇照不宣

楊都督前回帖

龍驤遄返每恨起居之後時鳳勅遙頒幸蒙存訊之
附至情何間於隔海喜不啻於披雲惟茲恩典之得
完亦賴眷庇之攸逮重瞻漢節倍覺光華再達殷函
惟陳感戴不宣

沈副摠前揭帖

督府任重分閫禮隆設壇繡鉞增輝牙門騰慶凡居
管轄皆伏虎豹之威况托幘幪益切燕雀之喜略具
菲薄恭候馮因不宣

又

恭審大人光膺寵命顯陞峻秩旌旗一新壁壘增重
軍聲壯而虜膽寒勝氣呈而妖氛豁中朝管鑰之寄
小邦幟幪之依不任燕賀之私謹奉魚緘以候仍將
薄具略效微忱不宣

侯太監前揭帖

大人行天之討涉海以來皇靈遠暢妖祲廓清小邦
疆場亦有所依藉仰恃餘威不啻虎豹在山之勢只
恨關津阻遠候問亦不免後時伏想高明有以諒之
也卽者炎毒靈淫瘴霧帖爲神明擁佑福履增重區
區瞻注不任勞蕘耑馳一介仰候興居伴械薄具略

致芹敬不宣

揚都督前揭帖

嚮聞督府大人董率龍驤遠涉弊疆威靈所暨聲勢
自倍不惟小邦泐塞鎮守有所憑恃不穀遠在千里
之外竊仰大人風檠悅若左右幢麾親承警效卽蒙
咨諭且奉芝翰眷庇隆摯獎誦踰分感攢之極慚悚
無任憤茲二叛假息蟻穴伏想英猷勝筭必已震通
囚而懾凶膽矣詳具回牒此不更贅損貺多儀再拜
登嘉不腆土宜略效芹敬所祈海港炎靈台履益增
清迪肅此不宣

白江集卷之三
黃都督前揭帖

日者貢使之行奉聖勅還也軍門大人委差把摠張大謨等護涉弊疆興治乃遣其腹心李見尹光裕等兩人要捉差官以為投虜奇貨不穀已嚴飭邊臣迎館差官國都以避其鋒賴兩大人炳幾殲賊陰謀秘計幸而不成而今若不斬李尹兩人送于軍門則無以服小邦之心而明大義於中朝此政大人仗義討逆初頭第一件事也大人雖不許斬送而天下之賊人得以誅此二人者若在弊邦亦將執之以告執事以為如何不宣

仁獻王后玉冊文

政必先於正名既講叙倫之典孝莫大於追遠爰修曠世之儀禮豈間於幽明情實切於悲喜恭惟黃裳順德彤管令譽當鑾輿播越之辰見婦道之靡替感玉璽鎮昌之夢悟天命之有歸茲惟祖業之重光罔匪陰功之啓佑春風長樂擬保膝下之歡秋色園陵遽灑隘中之淚誰無父母心獨憐於顯揚厥有彝常序難紊於祖禰念豺獾之有報被袞冕而何安庸決十年之疑亟揭四字之號云云俯賜昭假丕膺殊稱玄鳥生民永徽音於鍾萬閔宮清廟流景福於雲仍

仁獻王后謚冊文

光昭令德式殫歸美之誠肅薦徽稱誕舉易名之典
情文兩盡悲喜俱深恭惟稟性柔嘉凝姿貞淑儲祥
累葉運方啓於名家荷眷先朝譽實隆於佳婦惟
茲舊邦之新命亦賴內教之陰功恩未報於昊天何
安一日愴深深於霜露奄踰六年率祖攸行豈舊章
之敢缺顯親為大庶至情之獲伸采歷代之縟儀奉
兩言之殊號云云尚冀靈鑑俯允徽哀玉牒金泥垂
懿則於不朽天長地久錫繁祉於無疆

白洲集卷之十二

白洲集卷之十三

應製錄下

教贊畫使李時發 賜尚方劔書

王若曰誕告爾仗鉞之臣明聽予授劔之教書之誓
曰克愛克威詩不云乎有嚴有翼况當恬嬉之日可
無振肅之方頃緣委寄之失宜馴致師徒之見劔吾
無可恃有朝夕南牧之憂將難其人軫宵旰西顧之
念非寇準不可儒者知兵見夷吾何憂人皆注意羣
情可見不謀而同起於久廢之餘畀以專制之任一
節夷險縱有賴於神明三載驅馳豈無傷於霧露病

緣循國痛苦在身詎意人謀之不臧復值虜勢之匪
茹遼瀋繼陷已失輔車之形道路難通尚稽奔問之
義豈容泄泄而已可謂岌岌殆哉虜帽其威想心膽
之已破師老則怠宜號令之一新故賜卿以尚方劍
自今大將以下如有違誤軍機不從令者率皆便宜
從事以此斷之是宋祖命曹彬之心亦成廟賜許
琮之意用命不用命自有常刑可行則可行無待稟
報於戲吾圉未固定攸賴於壯猷我武克揚亦何難
於協討克體斫案之志益勉洗劍之圖故茲教示想
宜知悉

教全羅觀察使黃謹中書

在直廬
走筆

王若曰古方伯連帥之臣必咨四岳今國家保障之
地莫如兩湖官以人而重輕事隨時而緩急惟卿賴
川第一江夏無雙公輔之稱夙自妙歲歷試之效著
於中年庸之外藩已有來暮之譽揚于邇列豈無見
晚之嘆不遇錯節之難安知利器之別睠湖南之一
域冠海東之八區表裏山河有星羅碁布之勢縱橫
管鑰號金城玉壘之形羨哉豐沛之鄉展也股肱之
郡藍縷以啓每憶天步之艱衣冠所蔽尚存月游之
制羽毛齒革之富提封版籍之雄豈料瘡痍之未蘓

又值徵發之轉劇皇華纔過蓋供億半出其中軍餉
連輸而貢賦不在此限嗟民力之竭矣增予心之感
焉况內備之方踈而外侮之孔棘即如有亂當以此
為晉陽所恃而安誰可比於尹鐸予意既定僉謀亦
同茲授卿以全羅監司云云王言如綍而如絲示丁
寧反復之戒使節用龍而用虎兼觀察節度之權想
見攬轡而慨然應有解印而去者官通訓而自裁罪
大辟則必聞於戲恩威並行人自得於千里觀感為
貴教何煩於十條維持二百年此為根本大小五十
郡徃哉巡宣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延平府院君李貴靖 社六臣書

王若曰江海橫流導䟽之績始著乾坤定位撐柱之
功乃昭蓋志士忘身常自期於拯濟忠臣效力非有
意於遭逢是用綵筆摸形冠雲臺之舊序丹書載烈
炳汗史之新編其等惟三何人第一卿才兼文武志
在經綸出入儒家早受賢師之訓縱橫戎幕不孤名
相之知或屯而亨雖躓不悔匡衡抗䟽漢帝動容朱
博馳書齊人喪氣分符雷縣士元非百里才通籍金
門方朔足三冬用羣嘲蜩起益彰貫日之忠衆說蜂
生盡伏懸河之辯當天地之久曠礪雪霜之孤標霍

子孟之忠貞死生何惜袁君山之慷慨涕淚無從日月復明實啓再興之運風雲相感不煩三顧之勞安社稷於將亡國之為國叙倫常於既斃人得以人欲做世於唐虞誰可共者常許身以稷契爾其欽哉茲授卿云云於戲白馬同盟黃河共指馮將軍不伐是以賢之蕭相國最多皆其次也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舍人朴炷靖 社功臣書

王若曰周家鍾鼎之銘功烈盛矣漢代山河之誓勳名爛焉蓋蓋臣之效於危時而清上乃見於濁世惟爾清水吐潔明玉含貞發軔魏科早颺聲於朝著投

冠一疾仍屏跡於江干爭標汝南之評獨擅冀北之價頃當如燬之日益嘉不渝之風問 宗社之將亡予非得已因臣民之願戴竟不獲辭義士雲興踰不期之八百賢才景從邁同德之三千遂有今日之休詎無一士之略况際彙征之吉蕪恢懋賞之規栢府徽垣行行御史鑾臺玉署譽譽王臣扶萬世之彝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回一時之公論善善惡惡是是非非振風采於鷺班煥丹青於麟閣歷考前代簡冊罕見少時勳庸杖策攀鱗多鄧禹司徒之五歲登壇歆血少淮寧節度之一年茲以爾為奮忠贊謨靖

社功臣於戲爾惟不言予何可忘若心若膺復盡瘁而盡忠至子至孫庶無替而無墜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黃海監司林愔賞加書

王若曰臨危效力為臣之至忠增秩酬功有國之常典雖心存謙小以職分為辭然事係勸懲豈褒嘉可已往者之變起於不虞射日滔天古未有之逆難櫛風沐雨予實慙於臣民惟諸將之出奇固其任也以書生而賈勇是為難焉惟卿奕世簪纓傳家忠孝早擢科第已負老成之名久潛郎僚皆稱公輔之器棲

遑中歲素節不渝歷試外州治績可觀故當初服之增攘首昇重臬之巡宣固有待於安危果自別於盤錯歷觀前後陳啓足知終始憂勤塞墻是遮伐謀之效乃著開城既潰繼餉之功益多既有殊世之勞何惜異等之報將軍屏樹不伐之風可嘉漢主行封太濫之譏是戒茲陞新級仍畀原銜今以卿為嘉善大夫必待功而賞之既示予至意所欲忠者國耳宜殫爾良圖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坡州牧使朴孝立靖 社功臣書

王若曰往者人心已去天命已絕國將胥而為夷幸

而彞倫復叙大義復明予實賴於有衆况卿起自草
野效櫛風沐雨之勞誓以山河致旋乾轉坤之績故
當 反正之初政首畀三輔之雄州又於定封之前
時先加貳卿之峻秩茲陞卿為嘉善大夫本職如故
發戲欲建不世之業須仗不世之才既有異等之功
可無異等之賞欽哉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巡檢使書

在直廬
走筆

王若曰國家門庭之寇遽出不虞中外檢察之臣固
難其選予意已定僉舉亦同惟卿以豪傑之才有公
輔之望當 宗社再安之日已效不世之勲逮方岳

遠狩之時益著匪躬之節况值板蕩之際非啻搶攘
之初金湯非不多寇已深矣緩急何所恃爾其欽哉
畿輔為王化所先何但撫摩而已湖嶺稱士馬之盛
亦在調用如何茲諭前諭之教宜試已試之才故茲
教示想宜知悉

還都後教諭中外書

甲子

王若曰元兇授首憤已洩於神人法駕還都慶實關
於 宗社誕告有衆咸與維新予當積亂之餘惧墜
丕承之緒戒存惟恤雖無戡戢之功志在並生專務
煦蘓之惠豈料閩外之凶逆遽動邦內之干戈官為

副帥錄於正勳涯分已極起自眊隸畀以防禦眷遇
有加然集性之莫馴顧猖狂之益肆射天之計既露
人或有言盈庭之議請誅予猶未忍此更生之恩也
何負汝而反耶人謀不臧功未收於月捷天塹失險
勢已急於波奔寇深若何計惟在於謹避予不得已
事或濟於權宜不憚方岳之勞未免整屋之苦幸賴
諸將之奮發快見羣孽之削平七廟再安鍾鼓羽籥
之如舊三靈不改衣冠文物之重新喜氣溢於東朝
和風景日歡聲動於夾路白叟黃童仍念天位克艱
必賴邦本之固趙襄子之歸晉民不叛於浸城周大

王之去邠人之從者如市肆撥亂而反正遂轉危而
為安如予寡德之人亦獲多助之力雖前後脅從之
輩必非本心况終始效力之徒益嘉乃績斯皆列聖
休養有素而然抑亦全賦彛倫不昧之致於戲流散
未集處崇高而何安瘡痍尚多若疾痛之在已宜體
予意各奠爾居時事艱虞敢忘在莒之日天心仁愛
或鑑對越之誠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諭江華父老書丁卯

王若曰夷狄侵陵中國雖聖世不能免焉君臣播越
一隅亦前史所常有者然豈有一旬之內遽迫門庭

四載之間再勞方岳也蓋由涼德之致敢云時運所
關無樂為君有覲于衆顧此海中孤島寔為畿內雄
州在麗朝營築城宮素稱保障之地當壬辰控制湖
嶺先成恢復之基自是人心可依豈但天險足恃東
南偏壤非無請幸之臣咫尺行都已定必守之計趙
襄子之歸晉人不叛於浸城周太王之去邠民之從
者如市咨爾扶杖而聽者孰不投袂而興乎仰瞻廟
貌之權安俯念臣死之大義軍情自倍皆欲效其忠
貞賊勢雖張尚何難於捍禦第惟上下之供億必多
擾害於村閭爾雖不言予何暫忘本府七百遺糶既

令盡除上年一千科租亦賜全免惟以示予至意豈
云酬爾多勞農作當及其時民生各安厥業宜體官
肝之軫恤毋慮困瘁於征徭嗚呼大水環流孤城獨
峙可謂蹙蹙靡騁安能鬱鬱久居倘賴宗社之靈
光復舊物願與父老同慶永享太平故茲教示想宜
知悉

教慶尚監司李溟書

王若曰臨去就之分所守可觀際危亂之時其忠始
著今膺重寄實出僉俞惟卿識慮宏深風儀凝重功
名何待於汲引自致清華喜怒不形於色辭咸稱局

白洲集卷之十三
量頃於姦孽之擅國從而和附者滿朝卿獨確然自持世或憂其不測身雖危於桎梏志則不渝跡仍屏於郊圻安之若命故於改玉之初政首命按節於南藩繼因河朔之風塵遠涉梁洋之泥露廟貌尚且顛倒軍容未免孤危誰能捍我于艱人以得卿為喜河西士馬仗裴冕之威名山南甲兵賴嚴震之迎衛遷授京輔之重歷試塞臬之雄首尾七年終始一節瞻嶺南羅濟之界號海東鄒魯之鄉大小州幾七十城倉廩器械之盛左右道餘數百里山川風俗之佳一自兵亂以來遂致民力之竭土賦盡輸於蠻館海防

虛擁於戎船凡百可憂無一足恃夷情難測備虞寧緩於綢繆民心易搖宣化莫先於鎮撫方略奚待予教設施須適其宜得人為難非卿不可今以卿為慶尚道觀察使官通訓以下任自斷罪大辟則上稟于朝於戲艱虞獨賢夷險奚擇殫誠報效卿固忘私盡瘁驅馳予實軫念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咸鏡監司閔聖徽書

王若曰國家之設藩翰也凡八方最重者兩南兩界朝臣之受簡委於斯四道不出乎一代一人惟其有全備之才是以著歷試之效惟卿秉心貞毅滿腹精

神遇事無難如晦本自善斷兼人有略公瑾邈焉寡
儔故於初政之疇咨首畀中書之密邇周旋咫尺香
案屢進剴切之言出納大小封牋允合承宣之職始
馬七十州巡察一路澄清繼而二千石循良萬務修
舉當分朝之南下介人伊誰任觀風於西邊非卿不
可時丁兵燹之後城池器械無一事可恃而安境連
夷夏之交接遇酬應有萬分難支之勢從知利器之
別必資游刃之恢條奏頻聞每惜河湟之棄辭章杳
至遽罹霧露而還襄陽之遺愛深深蜀州之生祠已
煥纔令宿衛於都掖又命副貳於中權賢勞獨多咸

惜去朝之久外庸既訖政屬注意之新然念北塞之
關防不啻西門之鎖鑰金湯天險地勢壯於峭函衣
冠月游王跡徵於豐沛列鎮軍容之盛諸陵祀典之
嚴無事則千里森麻有急則一夕烽火以戰以守不
變玉壘之古今其去其來實繫雪山之輕重况當防
秋之節益軫猾夏之憂如非已試之能曷堪專制之
任茲授卿咸鏡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
使咸興府尹卿其欽哉官通訓以下任自斷罪大辟
則上聞于朝於戲山河草木皆識威名壁壘旌旗一
變光彩撫摩宜體予意征繕毋失其時寇恂出自九

白州集卷之十三
十一
卿長吏應有解綬而去者吳漢隱若一敵凶奴豈敢
牧馬之公然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諭八道書 癸酉

王若曰王師復待時而興初豈忘戰狡虜有無厭之
欲終必渝盟奮七年隱忍之羞鼓八方忠義之氣蠢
茲建川小醜特一沙塞崛強以地則不滿為中國之
數州以兵則不過曰高山之八將專昧天地逆順之
理信義非所與論只以弓馬馳突為能器械亦不足
畏控禦苟得其要侵凌豈至於斯頃緣大亂之餘庶
事草創城池未及修繕軍伍未及簽徵在我無可支

之形而賊有方張之勢遂致京邑之潰未免方岳之
勞非不知宋和好之可懲漢羈縻之失策犬豕之言
難信谿壑之求難充顧念事有經權時有緩急高帝
平城之窘可謂殆哉太宗渭橋之臨豈得已也魯弱
滋甚何恃而安秦寇已深不講亦悔茲為一時 宗
社之大計庶幾他日陰雨之遠圖尊周之義既嚴虜
亦難奪敵國之禮雖正予猶為慙故茲回鑿之初常
如對壘之際雖艱虞喪亂未遑自強而旰宵憂勤豈
敢暫忘予嘗省浮費輟常懸除歲時之供減朝夕之
膳御營營將之設非為陪衛有虧向管管餉之稱豈

緣經費不給皆為此耳有待而然今賊禍心未悛穢
運將盡信使徒返疑喝輒隨敢以不忍聞之言乃為
決難從之請尾閭之洩不足以比我輸廬山之填不
足以塞其望非止契丹之增幣已兆逆亮之背盟予
姑務於含容不欲先事而動虜若至於充斥何忍坐
待其亡嗚呼天道好還戎狄無常勝之理人情思奮
子弟有必報之讐咨予大小臣僚及爾中外士庶頭
目捍衛之義寔出曩倫 祖宗休養之恩皆思報答
或張爾弓矢或礪爾戈矛或獻良策於籌司或樹奇
功於邊障寸長必效小藝必殫聞命即行預備無患

頻年選伍固慮齎送之騷一國同仇詎憚振作之舉
永言海東之建國不幸漠北之連疆士馬之強實兼
長短之技山川之險素稱表裏之雄在麗代中衰之
時尚戡蕭遜寧之難逮 聖祖始興之日亦掃納哈
出之師矧今邦命之重新又屬士氣之稍振投七箸
而起幾箇東南之健兒聞鼓鼙而嘆無限西北之壯
士以戰則克以守則堅寧遽出虜人下哉固已在吾
目中矣兵應者勝主客勞逸之既殊師出有名曲直
壯老之自別予意已決廟謨僉同千里畏人無蹈已
往之轍百年養士政要臨急之需見冒頓之書孰無

白州集卷之十三
十一
橫行之願讀興元之詔必有流涕之民故茲教示想
宜知悉

又

王若曰國家不幸與強虜為近隣此虜專以詐力為
能事不知有天地逆順之理不可以人道責也故予
即位以來未嘗有一介之來往丁卯之春賊乃無故
興兵潛襲我邊鄙事出不意列鎮瓦解一旬之內遽
迫門庭予惟 宗社生靈之大計不得不姑許羈縻
以為緩禍之地即已具奏 天朝今賊狼心無厭求
索百倍還我送物脅我增幣甚至貽書侮慢極其無

禮一則曰待以華使二則曰借船助兵此非臣子所
忍聞大義所在他不可顧茲乃差人告絕詰以渝盟
使賊少有一端性情自知愧屈猶可姑且隱忍許其
自新而犬羊之心終不得論以義理則邊釁將自此
始矣哀我赤子屢經變亂仍之以水旱飢饉何嘗有
一年休息哉興言及此慙焉疚懷然而 祖宗休養
之澤浹於肌髓頭自捍衛之誠出於倫彛苟能各礪
忠義上下同仇則豈可以千里畏人哉宜悉此意以
待後命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本朝祭 萬曆皇后文

白洲集卷之十三
二十三
轅星降精沙麓鍾英篤生淵淑光配 聖明以女中
堯為天下母德承乾剛道協坤厚化覃膠木詠播河
洲姜嫄維嚳太妣于周四教罔虧六宮攸軌克享純
禧將延五紀臣民不祿蒼昊降割率土縞素窮海邊
密東藩雖逖受恩最篤感戴陰功實均內服奉服驚
隕孺慕深新封疆有闕奔問無因馳誠賤价菲薄明
衷攀號莫逮穹壤長終

公州 行在所告 廟社文

眇予小子叨承丕基夙夜寅畏庶無顛隳武愧戡亂
仁未克綏幸賴靈隲略蘓瘡痍蠹彼逆豎梟獍之資

悖其倫常孤我息私鯨奔豕突毒亂西陲闖我踈虞
粹薄京師宗祊為重計出權宜左次梁洋懷安匪伊
疇忘世化孰昧天彝環區思奮義旅日滋芟凶剔醜
若赴其期渠魁授首餘孽悉夷回鑿在即喜轉為悲
流序駸駸熟食其時瞻望園陵涕下如糜茲陳槩由
庶冀鑑思

穆陵 親祭祭文

皇祖撫運迓命恢基多前裕後武緝仁綏昏嗣亂緒
敗覆先祚傷倫割屬埋怨築怒危如積卵惴不可保
自惟眇末早蒙提抱恩諭義教宛若在耳曷敢不力

神實臨止民情可見冥佑不爽式有今休餘烈是仗
潢池小梗窘甚蓋屋咫尺喬園展掃猶缺回京且久
禮有未遑夙夜瞻慕心不敢康流光荏苒白露為霜
瞿焉怵惕矍矍洋洋消辰夙駕躬奠馨黍撫閱遺箴
增傷助楚老草新葦縫階客土 靈其永安益發純
祐

啓運宮祥祭祭文

運序無停徽音日隔練事纔訖衰衣又釋禮固有制
哀不自抑洋洋矍矍免懷如昨劬勞莫報孺慕深切
叫號何及終天痛結

穆陵遷葬時 大妃殿進香祭文

特製進命

歲運頻幹人代易閱餘生未亡又見今日至痛在心
巨創如割自維菲質忝配乾極蚤夜祇惧恐累 聖
德叶贊陰教庶幾百年造命奇薄不吊于天文齡遽
減舜狩莫追惇惇在夜朝露垂晞 陵土未乾闔門
魚肉高我墻籬錮我扃鑰十載幽閉萬方危辱白日
晝曠清霜夏落父死不知兒呼莫聞跼地何告籲天
無言幸賴冥佑啓迪貽謀拯我水火祛我沉憂舍飴
長樂禮養彌尊迎慈海謫嫁女生孫舊痛漸定餘日
足慰天實悔禍亦賴神賜撫躬獨在觸事悲愴一念

耿耿惟在喬陵鬱彼新岡鳳翥龍騰 皇祖高居百
靈朝謁茲惟治命卜云其吉庶儀再陳蜃輅將遷臣
民猶恤若在當年人情所同此心何極弓劍莫攀螻
蟻未尊日月如流今歲又窮二紀悲歡如一夢中衷
情有假冥理或然百歲在後百歲在前一瓣香奠猶
未能躬叫號何及穹壤長終

王世子致祭贈右議政鄭暉文

皇祖迓命作士為盛羣才應感各砥其行靈惟早庸
如景之從黃鍾在序六律春容珉貞石固霜冽春煦
亨途濶武有賁其羽遭時孔溷格人皆遜衆猶孤芳

狂流截堰乾坤載朗君子道長幡然左右土階伊想
方齊舜衡擬調殷羹翔焉于仞儀即九成台始就傳
學昧溫故和容義詔口指手喻縷析精微猶旅斯歸
庶遜厥志無替數飛日講未飲天奪胡遽哀聞宸
極痛切朝著矧台典學老成攸式人亡道癯墻植靡
托顧瞻賓階傷神夜懷歸禊儀薄臨喪願乖遠日既
屆輶車且戒攀輓無因涕淚彌灑宮僚是遣替薦非
腆靈若有歆台誠以展

賜祭祭判金長生文

惟靈天資溫粹秉德謙冲飭躬以矩接物思恭家庭

濡染師友切磋存養既久踐履斯篤好善之誠樂道
忘飢沉潛經籍剖析精微誘掖後進闡揚墜緒聞言
與處鄙倍自祛平生服學學如不足不求而仕仕竭
其力中遭溷濁家禍孔慘乃遜于荒亨以處坎予始
有聞私自興勸初年延訪擢掌風憲法筵講義陳閉
其忠訓予元嗣不言以衷予示褒嘉貳卿八座冀卿
終始匡輔子過介石難渝自專素履白首丘園聞亂
糾義奔問海滋慰予播遷暨子還都告歸翩然夫豈
拘拘強所不欲卿曰衰退子愧誠薄世道趨下風化
日非朝無矜式士失依歸賢人去就實係興替駟路

安車諭書相繼卿獨何心果於忘世春和已過期以
秋霽天不愆遺遽喪耆碩邦國珍瘳儒林索奠箴規
無聞典則無咨環顧朝野毗倚伊誰同時之幸不究
厥施俯仰嗟悼此心何既茲令禮臣替奠洵酌靈其
不昧庶幾來假

賜祭完平府院君李元翼文

惟靈河嶽間氣永燁苦節稟性貞亮飭躬端潔温然
其玉介乎如石平生恂悞一心精白砥礪名行夙際
昌辰惟賢惟德 皇祖知臣政事文學左右俱宜入
告出宣經幄藩維歲在龍蛇島夷狂獫 聖駕西狩

綴旒時勢奔走跋涉介人伊誰家國存亡是倚是毗
手握大斗與天周旋陽春一路芬苾百年九廟再
安三靈不改勤勞獨著 聖心嘉乃報之如何上相
崇封矣但上相實總元戎內重而內外急則外民曰
父母國有著蔡弓劍既遠衡石則貽曷不夙夜時不
可為天倫數滅 宗祀將淪瀝血封章有國無身言
言肺膈字字綱常金石可貫鬼神在旁欲扶其顛乃
反齋怒荒峽蒸蒸大江之滸斥之何尤匪我伊感皇
天默佑邦命迓續大老既來 朝廷乃成童卒何知
手額以迎白髮蒼顏搢笏垂紳 先后之思勗予一

人潭潭相府百僚是儀歸視其家破壁踈籬德輿年
邵清自人知三朝耆詰一代宗師終始仰成輔予不
逮辭位雖勤豈忍忘世休戚之義進退惟均亂離播
越前後艱辛內警邊虞奔問必先情既相孚禮罔敢
愆駕幸何屈有願莫遂几杖非榮式遵故事堂褥非
華亦表素志一水盈盈伊人寤寐新陽載和期一利
見肩輿造朝劔履上殿賁然來思予日望之邦之殄
瘁天不憖遺峯摧太室星殞台極朝無典刑士失矜
式同時之幸有臣誠難惠施未究身名獨完汗史流
徽口碑載績靈固何憾予心之盡替莫非馨有淚如

糜神其享止聽此侑辭

賜祭同知李惟侃文

惟靈天潢貴派孝友家聲早勤科業交際知名屢典
郡邑綽有治績官無虛度家但立壁內行真恪樂矣
雍睦時當數晦中夜悲哭急人趨難見義忘私優游
里社歌酒以嬉詩禮之訓二子聯璧入侍予席歸彩
其服予嘉乃孝寵命斯下父子金緋奉箋來謝臣隣
侈說朝野艷視惟神所勞宜爾福履霽雪其催夜晝
不差大莖既滿在鼓興嗟齋斬之仍念軫諸孤特贈
非腆詎賁泉塗茲令禮官替奠洞酌神其享止聽此

侑告

賜祭延陵府院君李好閔文

惟靈間世高才先朝宿德心肝錦繡咳唾珠玉傳
家孝友奕葉冠弁早魁多士臯鶴獨聞玉堂南床藝
館東壁銓筆秉公諫官司直常兼槐院長暇逢山青
雲步武歷敷清班聖駕西巡同一二臣手執羈勒
口宣絲綸封敕撰詞唐宗歎惜陸贄草詔悍卒感激
勤勞獨著敵告是資廟社再安景命重熙二等行封
八座疏榮春官典禮文苑主盟出儉皇使入判
王府望實兼隆眷毗愈注尊為柱國能是哲匠遺弓

白洲集卷之十三
十九
未攀使節上騁跋步纔還讒舌內噤危機禍奔碩人
皆遜屏跡郊荒書史自遺金鑄石鏤寶軸琳卷剝啄
填門揮灑盈案趣興優閑風流蕭散介不遺世和不
溷俗壽躋耄頤雅操采確予始改玉首思延訪強健
足恃老成是仗晚節逍遙實循鄉志歲時朝請不事
其事敬在優老禮不敢替巨嶽時摧長川日逝壽曜
淪精文星晦彩屈指朝端勲舊誰在洛社淒涼雲臺
寂寞鐵券丹書帶礪如昨予心盡傷為莫菲薄不昧
者靈庶幾來假

日本國日光山鍾銘

并序○承命製進

日光道場為東照大權現設也大權現有無量功德
合有無量崇奉結構之雄世未曾有繼述之孝益光
前烈我國聞之為鑄法鍾以助靈山三寶之供仍叙
而銘之是鍾也
其質重其韻朗置安則安懸正則正天晴月明海晏
風靜千萬億年樂此光景

白洲集卷之十三

白洲集卷之十四

疏上

辭弘文應教疏

伏以愚魯微臣百無所能濫蒙不世之恩屢忝非分之職常懷惶隕若無所容况今臣弟昭漢方爲修撰兄弟一館僭猥愈甚昔宋臣蘇軾以兄居禁林弟在執政有所不安陳懇再三有曰在公朝既合回避於私門實懼盈滿政使力辭而獲譴猶賢忝冒而致災語出肝肺固非虛讓 聖明在上如父視子察臣情事亟賜逋改以安涯分臣不勝瞻天望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辭吏曹參議疏

伏以臣年履三十仕未十年既無歷試之績素乏分寸之長尋常職仕猶恐不稱幸值聖作之期屢忝非分之職才疎學劣蔑無所效榮幸雖極媿慙實深惟願履闕稍久見聞粗長庶幾殫竭心力奔走未隸以爲瑩燭報裨之地不意今者乃有擢授之命此誠國朝以來曾所未有之特恩始焉驚恠中焉愴怛終焉惶悶不知措身之所不但螻蟻之臣過災將臻當此新政難慎之日必有用舍顛倒之譏駭衆妨賢

非細故也祇竢公議久稽肅謝偃然陳疏亦涉僭越而危衷所激不得不仰呼於天地父母之前伏願聖慈念國家政體之至察微臣狼狽之情亟收新命以安愚分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辭承文副提調疏

伏以無狀小臣猥蒙不世之恩數惶恐感激報答無路惟思不避燥濕奔走竭力以效區區願忠之誠而才識短淺蔑無裨補屢將私懇仰瀆宸嚴臣誠死罪臣誠死罪承文副提調自是文翰選任固非人所敢承當况臣父方爲本院提調父子同在一院

不但私情未安抑恐事體有妨臣之惶悶到此益甚
伏願 聖慈天地父母察臣情事亟遣臣副提調之
任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安胎使復 命後陳弊疏

愚魯微臣幸際鴻造區區願效之誠不在人後而才
識粗劣見聞膚淺其於政令施措之際未敢唐突容
喙適承原隲之 命竊慕咨詢之義又於竣事餘暇
得聞沿海民情民情大可感矣有聞不達既非無隱
之道復 命陳 啓亦有可照之例芻狗遼豕之譏
臣不敢辭春霖彌月兩麥皆爛播種乖時西成缺望

鹽盆漁箭之弊設屯設鎮之害譬之曩時只換其主
而已各官逋欠之穀各司未納之貢雖經 宣諭之
行未蒙着實之惠民生困悴如水益深若不早為之
所將來之患有不可勝言逃故蕩滌之令既發復止
軍籍之紊亂比前愈甚南居者北徙昨有者今亡其
可謂之逃故而盡行蕩滌乎謂之不信而不許蕩滌
則先死者不免久去者亦侵擾擾攘莫能裁別徒
持虛簿玩愒度日脫有緩急何以收合興言及此不
覺寒心不行號牌之法則終無可救之策矣民役之
輕重在於田結之多少田役不均則怨者多怨者多

則其國危竊聞南中人士之言晉州田結之數與咸平無異云咸平少邑也八道之中唯晉為鉅而版籍之無別如是其餘可想矣改量田結為今日莫急之務而南平之獄誠近來所無之變臣到南平親聞可信之言書負一人又被劍殺云國綱如此何事可為臣聞此言膽聳如山或者曰與其窮究而召亂莫若捨置而安集此言殊甚無謂堂堂國家受制於一少邑橫梗民之手終不得發一號施一令古今天下寧有是理當事之臣亦被沮搖按獄之際未免臆胸臣實痛之臣實恨之此獄不治則他邑亦然他邑亦

然則他道亦然矣南漢必守之地也山僧亦吾民也後吾民而為必守之地夫誰曰不可惟其後之未得其要或不無騷屑之端而此為成事今不敢論第聞山城求請及於外方云此曩時宮闕助工之餘習也豈料復見於今日也朝廷若以南漢為不急之地則即止之可也如以為必歸之地則君臣上下所當着力脩治勞民而役之可也出賦而助之可也何必私自拮据有若不與於公家者為哉所謂求請非出於守令自家之私物一絲一粒皆出於民則等是出於民何用求請為哉民者至愚而神當斂而斂莫之敢

怨今因 詔使之行田監軍三結之布一時並徵而
民既知國家之所不得已故雖賣田賣宅而莫敢後
焉所斂者公也方今西賊未平邊圉未靖出兵赴
西勢所未免既已出兵則兵必有食以此加賦民誰
敢怨至於貨物之分賣土產之貿販勒定抑捧之弊
皆曩時調度之餘套調度之名民厭之久矣詢諸有
司量宜加賦限以軍興有若三手糧之為而所謂調
度一切痛革則食自足而民不怨矣臣聞道路之言
內奴則身後本歇而或有復戶者云雖未詳此言之
虛實而內奴一年之貢止於二疋各色軍丁身後戶

役之價不啻百倍而內奴之獨免其苦而又享其樂
也如此則小民無知怨咨宜矣舉國喁喁咸仰 聖
慈莫非王民誰為內奴日月普照寧有所偏伏願
殿下有則快改無則明示中外使愚下之民皆知
聖上一視同仁之至意臣伏見近日守令深懲曩日
之弊皆以悅民取譽為務徒知裁減不思修舉既得
名譽之後便為遁去之計使民心日驕官庫日虛此
為今日之巨弊便民奉公兩盡其道者求之八道指
不多屈着令八道監司常加廉察守令之專尚虛名
不勤奉公十朔之前徑自棄歸者論以重科切勿輕

叙則虛譽自絕而實效可見矣嗚呼 聖人在上賢
士畢造夙夜憂勤三載于今而治理未著疵政尚多
反覆思惟莫究厥由竊念大有為之君如有大有為
之志則先講必可為之事付之必可為之人既已講
行 後則雖有千言萬語不復撓改凝然不動斷然
行之則不過數月可與樂成矣大同之既設而還止
豈不為識者之所笑乎臣之所欲陳者不止於此而
涉於瑣屑未敢殫舉惟是號牌量田雖似重大此實
必可為之事而又是必不得已者也不行云爾行之
則行矣不行此二者則雖逐日變通積歲籌度如以

油洗衣以薪救火終無更化之望矣臣駭少書生也
國家之事有何所見只以一時採掇者敢陳於 黈
纊之下芻蕘之說或有一毫之可擇則雖被僭妄之
罪亦所甘心伏願 聖上留神焉臣不勝目擊心憂
越職言事瞻天望 聖候 命竢罪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辭四拜吏曹叅議疏

伏以聖人御極羣才蔚興一藝小善皆蒙收錄而臣
家父子兄弟偏荷洪造鼎起顯盛光耀溢世一毛一
髮無非天地曲成之 恩每於公班稠會俯仰跼蹐

退而還家相對感懼父勉子勗報效無路赴湯蹈火不知死所臣之無狀萬不如人前後忝竊無非猥濫至於銓衡重地尤非一日所敢承當而七年之內四膺是命臣是何人受恩至此始驚終疑撫躬同措久稽肅謝固知罪涉逋慢而偃然就列有若以分內事自處者然累日徬徨一味惶感伏願聖慈察臣懇迫之情特賜鑄改以安臣分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乞免吏曹叅議疏

伏以臣於上年待罪三司之列亦嘗叅仁城之論矣

今者性善等斥之以陷君不測同時同事之臣舉皆引入則臣何敢獨冒銓席以速譏謗也辭單未上嚴旨已下惶恐踉蹌不知所出自念愚魯之臣荐蒙拔擢之恩區區報效之誠不在諸臣之後向於求言之日欲陳一得之見而大小臣僚規獻已悉遠豕陳狗適為文具既書還止不敢上聞耿耿愚衷豈敢自外於天地父母之前哉臣伏覩殿下近日答三司之批辭意嚴峻一回摧折羣臣震懼相顧錯愕上下之情意未孚中外之景象不佳臣不勝憂悶之至打破朋黨為今日莫急之務朋黨不破則國不為國

白州集卷之十四
殿下之一意調停可謂至矣然臣所憂猶恐殿下
未得其打破之要也無論彼此不拘色目是者是之
非者非之賢者用之不賢者退之如是而已則人各
自修其身賢者能者皆萃於朝而所謂朋黨不期破
而自破矣不然而先加區別預疑朋比甲者以甲疑
之乙者以乙疑之不察心迹之如何徒以色目疑之
則人皆窺聖上之好惡而乘機干進之輩傾軋不
已朋黨之禍無時可止矣向見金尚憲論性善等疏
有自附王子之語其言誠過矣然其本心則不過憂
憤所激耳臣與尚憲年輩懸絕而亦嘗往來親厚憂

時汲汲憂國惓惓苟有所懷必吐乃已不少包容不
少依違此尚憲之病而亦尚憲之長處也國家不
幸逆獄屢起誣枉被逮之冤誠如性善等所言而迺
璉弘者之變亦出於聖明之世則意外之患亦不
可不慮也嗚呼向日之事豈得已哉大難甫定逋播
不服訛言煽動凶檄屢飛其時大臣三司與舉朝臣
僚豈不欲仰體聖上之至情而屢月連章終至於
得請乃已者誠以為宗社深憂遠慮有不得不爾
終始保全之道只在於此耳為先王至親之心豈
獨性善等然也為宗社深遠之慮豈但臣等然也性

善等非不知其時事勢之出於不得已而曾未幾月
執以為言有若翻案者然此固已丑以後本來手段
其言誠不足與較而其曰陷君不測其曰甚於廢朝
其曰甚於逆适其曰見事者見忤者皆謂之謀逆等
語皆將舉一世構成同極之罪案也尚憲之言亦必
有激於此耳性善等垢撫搆擢舉一世欲成罪案而
殿下優容反加崇獎尚憲一言過激則斥之以搆人
罪目經幄之臣狼狽出城栖遑郊外不知其亡此亦
豈盛世事乎是何 殿下天地之量能容於性善等
而不能容於尚憲也此無他 殿下先以色目疑之

而不能平心公察耳大抵聽言之道必觀其言之出
於心如何耳性善等亦豈忍以今日之事為甚於廢
朝也甚於逆适也其心必不然而外為此言以動之
耳自古直言之所以為貴者以其經情抗論不肯俯
仰也如或不言於可言之初而猝起於見幾之後有
一毫揣摩希覬之意則雖碎首折檻終不得為直士
矣伏願 殿下明察人臣用心之如何而公好惡焉
噫直言義名也陷君大罪也人非至愚孰肯捨義名
而甘於大罪也性善等以臣等為陷君而 殿下以
性善等為直言臣等之罪至此而無所逃矣伏願

殿下亟適臣職以答言者臣不勝惶恐戰灼之至謹
昧死以聞

辭大司成疏

伏以臣冒陳危懼仰瀆宸嚴臣誠惶恐臣所忝本
職為任甚重本非如臣無狀所敢承當忝竊已久一
味惶隕雖循常課肆罔敢廢墜而不稱之譏無所逃
矣伏况近日銓曹欲革公薦弊習已經收議停當其
樂育賓興之意實非偶然回公道正士風實在於是
責任之難比前尤倍雖使年學俱優望實兼備者當
之猶難稱塞况以後進蒙學何敢偃然仍冒於作新

之初乎賤疾兼劇縮伏累日呈單三却於政院不得
不仰首呼籲伏願聖慈察臣切迫之懇亟適臣職
以畀可堪之人俾臣安分調病臣不勝激切屏營之
至謹昧死以聞

服除後辭兵曹參議疏

伏以臣罪釁凶禍之中又遭家國無前之變倉皇奔
走情事未伸上不能死國難下不能全毋命舍痛
窮天只待死日天地恩深得復為人仰瞻宸極
惟有涕淚撫躬如夢顧影自疑今茲新命出於意
外驚惶感激不知死所報效之地只在陳力而第臣

與本曹叅判臣朴潢為妻同姓四寸親在法固當相
避緣潢出繼本曹不即處置臣不得不冒昧自列伏
願 聖上俯察微臣狼狽之狀 特許逋免以安愚
分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辭備邊司有司堂上疏

伏以臣孤露殘命癘削到骨寄延朝夕去死咫尺餘
痛內結積憂外樂特一天地窮人豈敢有戴首抗顏
復齒人數之望惟此炳然一心竊不勝犬馬區區之
戀服先臣能仕之教感 聖朝維新之化思欲竭力
奔走顛蹶乃已燥濕辛甘一隨其分嫌逼之跡既不

暇避披露之地敢有虛讓備局有司之任為一時極
選况以堂上官兼此任者尤是常格之外非如臣至
愚極陋者萬一近似臣始驚終疑慚懼交并每陳私
悃非不知瀆擾之為罪而冒玷非分其罪尤重臣不
得不畢陳情事於 天地父母之前伏願 聖上俯
察臣惶悶懇迫之實狀還收臣備局提調之 命臣
不勝瞻望涕泣祈祝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辭都承旨疏

伏以臣於昨日奄奄垂絕之中伏聞有新除之 命
驚惶罔措但有涕泣 聖候不寧百僚奔走此時近

列之臣如非狂易喪心之人豈敢猥陳私悃於靜
攝之中哉臣之情勢萬分悲切不得不冒死一鳴臣
於此任少不近似雖在陳力之日固無承當之望况
臣自直所扶曳出來之後到今十四日未得暫時舉
頭無晝無夜昏昏顛仆一粒之食不敢近口四肢委
頓精神迷亂喉膈之間惟有一條火焰瘡疾之中似
是別樣毒症臣萬死積敗之餘餘禍未盡得此難醫
之病不有天幸恐無再起之期臣冀於未死之前更
近天日之光此心耿耿今已望絕仰瞻宸極悲咽
難勝伏願 聖慈察臣情事亟賜逭免臣不勝瞻望

涕泣祈祝之至謹昧死以聞

省墓時辭兵曹叅議疏

伏以臣於上年移葬父母於加平之地塋域未及就
完而臣為職事所縻還自關東繼有灣上之行展掃
之曠過數日則三年矣臣賦命奇釁神理酷罰數年
之內連喪怙恃子子人世身影相依日月如流歲時
又迫孤露之感不能自抑積傷之餘忍痛作行特
叙之典纔出於意外新除之報又及於路中惶恐狼
狽同知所措欲於行祭之日卽還肅謝而行到楊州
之光陵前路病勢猝急勞熱內積寒氣外束眼眩

頭暈四肢不能收拾觀此病勢似是時令之重者臣
於草土之後且經連歲行役今之此患非出於一時
所傷固知疾作之日乃是溘盡之期京城不滿百里
而不能還入而就醫節日只隔兩宵而亦難前往而
省墓彷徨歧路淹卧峽村上未赴君父之新命下未
伸人子之至情進退維谷心事罔極昏仆之中益切
焦煎臣所忝本職乃是宿衛入番之重地不可一日
虛曠不得不瀝血具疏倩人呈納於本州冀為轉聞
之地伏願 聖慈俯察微臣悶迫情勢臣本職亟命
遶免以便公私臣不勝瞻望泣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辭特拜右尹疏

伏以微末小臣碌碌隨行常調例遷亦踰涯分不稱
之服第切兢惶生成之澤偏及一物前後超陞每出
特典髮膚皆恩魂夢亦疑仰瞻 宸極感涕自零環
顧臣身愧汗如瀉臣負罪神明慘經家禍孤露殘命
更有何望惟思糜粉庶答洪造而艱虞之際罪戾徒
積螢爝之微豈望裨補甘心屏伏遽被 恩數人不
稱器罪反蒙賞自知不似公論可畏仰惟 聖明天
地父母俯察危懼亟收成命以安臣分以重公器臣

不勝感激祈憫之至謹昧死以聞

辭藝文提學疏

伏以臣伏蒙 天恩往省父母墳域回路得見邸報以臣為藝文提學臣驚墮聳懼措身無所臣既受由往還不敢仍滯屢日循例肅謝有若承當者然尤不勝惶悚之至伏念館閣詞翰之任為一時莫重之選自 先朝老師宿儒猶且讓而不居况如臣蒙學後進何敢偃然當之臣識鹵才躋全蔑功課濡染家庭倖參科第虛名厚誣竊吹非一仰慙 恩獎下負先訓常懷戰兢若蹈淵谷不意斯 命又出夢寐之外

不稱之服匪榮伊災臣恐貽辱辭命取笑詞林竟孤聖明前後拔擢之洪造也情實由中語非飾外伏願聖慈俯察臣狼狽悶迫之狀亟收新命以安愚分臣不勝瞻望祈懇之至謹昧死以聞

白洲集卷之十四

白洲集卷之十五

疏下

辭副提學疏

伏以臣賦命奇釁受氣虛薄際禍之餘瘡病到骨皮
殼徒存精魄全喪酬應顛錯步履跛躄此實同朝諸
臣所共憐憫而受 恩同極報效無路未死之前唯
以奔走爲期耿耿此心何敢一毫欺隱不幸月初偶
感之症轉成沉痾彌留之疾汗後受風風後又汗未
得一日調治積熱內蘊寒氣外束胃氣已敗粒食不
能消下若不急試醫藥恐無再起之望螻蟻之命死

白洲集卷之十五
生何惜而疾痛之極不得不號於仁愛之天惟 聖
明憐察焉仍念臣所忝本職實是經幄嚴近之選此
豈如臣無狀所敢叨冒環顧慚悚措躬無所臣伏見
近日諸僚相繼辭適視直廬如一傳舍無復有館中
故事臣竊歎焉在前入直之臣必預將進讀之書朝
夕講劄叅攷諸說以備不時顧問人情以入侍為榮
以失對為懼榮則興勸懼則戒慎理之常也既勸且
懼則怠忽之心自不敢生焉近因 玉候久愆時勢
難便停筵已久進見無時入直之臣皆以閑漫自處
自處如是何所勸戒也臣之愚意雖不必別為開筵

而每於引接廟堂之時兼借儒臣方寸之地或詢問
古今觀其學識或命題課製試其優劣則士心興起
臣隣聳觀砥礪感發之效不止為右文之一助伏願
聖明留意焉臣數年以來連忝備局之任與聞廟堂
末議三件刷送之初 聖上惻怛之教播聞中外讀
之者無不掩泣臣未嘗一刻忘也竊聞其時道臣與
守令各於督刷我人之際無以寬慰其心或仰體
聖意權辭以諭至謂朝廷當有贖還之舉云不但行
者聞之各有萬一之望其父母妻子之落留於此者
皆恃此言日夜顛望事之難易小民何知近者清國

百洲集卷之十五
禁贖之嚴比前稍弛云若趁此際試陳如許曲折則
不忍失信之意或有見恕之理雖不見從必不至激
生他釁而朝廷終始軫恤之仁足以感結人心請
而不許民亦何憾也伏願 聖明詢及廟堂而進退
之幸甚幸甚臣既進愚見併及私悃臣不勝悚越之
至臣父母之墓新移於窮峽之中財力殫竭事故連
仍塋域僅完未遑土石之後時節飯盃之奠置之蒞
草之間蕪穢傾側不成排列中心含痛涕泣度日今
幸略具床石於山下不遠之地磨正既已垂畢孤村
新寄四無依藉必須收合遠近奴僕方可運至墓前

而臣既不能往見一弟又在嶺外主管無人勢將中
輟日月如流今歲且暮消吉之期只隔旬望職名在
身病又如此衷情危迫控訴無處若於適職之後少
得治療之暇縷命再延則或有往還之望而循例請
暇恐涉汎然冒昧封章悉陳情事煩瀆之罪益無所
逃伏望 聖明天地父母亟垂臣本職及兼帶藝文
提學備局堂上俾臣得保餘喘兼遂至願臣不勝感
泣祈祝之至謹昧死以聞

辭大提學疏

伏以臣下質凡才百無一能前後忝竊無非不似之

任而強顏廁跡曾不敢一力辭避者豈臣全喪廉隅
只耽榮顯不揣臣分量而然哉誠以國事艱虞日甚
一日 聖明憂勞於上羣臣奔走於下臣既不能以
他路仰禱洪造則惟欲竭盡筋力不擇燥濕寧受叨
冒之譏庶免違傲之罪是臣區區之至願而然其萬
不近似決難堪任者則 朝廷事體固無苟充虛授
之理人臣分義豈有竊取倖占之望也臣於此不得
不仰首疾呼畢陳情悃伏願 聖明憐察焉文衡之
任實主辭命士林之想望如何 朝家之責任如何
雖以燕公涑水之大手碩望猶且讓而不居則其任

之重從可知矣臣若譬引前輩據例辭免之辭則亦
近於承當效倣者然臣誠惶悶不知所言竊念先臣
荷 宣廟不世之恩文墨遭逢之盛世稱千載一時
臣於癸亥之初首蒙 聖上拔擢置之詞翰之地每於
應製之時臣或猥膺褒賞則先臣必對臣流涕未
嘗不責勉於臣而臣無才無學日益鹵莽仰慙知遇
下負先訓叅中虛殼同一箇沒字之碑尋常簿牒之
酬應猶有不逮之憂况敢望躡躡躡躡非分如襲世爵當
國朝所無之盛事乎臣自聞是命一心悲悞終夜不
寐淚汗俱下神魂靡定徬徨數日進退罔措伏願

白洲集卷之十五
聖明俯察危懇亟收成命改授可堪之人公私幸甚
臣不勝感激祈懇之至謹昧死以聞

再疏

伏以臣伏承 聖批以允合斯任爲教臣尤不勝愧
悚之至臣於此任本不相稱不惟臣自知之明 廟
堂僉舉亦安知不出於知其不可而故爲之試可也
弘錄與館閣殿最雖是及時之舉不問人器稱不稱
如何而必欲強之以不可強之任則不幾於虧 國
家之事體孤士林之期望耶臣承攝藝苑代斲幾半
年矣血指汗顏窘態百出如無運斤之妙孰免旁觀

之笑况臣年不已衰而病日益甚喪亂以來神氣耗
奪家庭濡染之得亦已消盡公私奔走之暇有何新
功涓流易涸渴井難掘短絆之汲徒自勞矣倘蒙
天恩得釋蚊負之重收召餘魄點檢遺業則跛足之
步雖無致遠之期敗缶之鳴或有應律之望伏願
聖明俯諒危懇亟速臣大提學俾臣得以安分隨行
公私幸甚臣屢陳私悃干冒 宸嚴臣不勝惶隕戰
灼之至謹昧死以聞

辭吏曹判書疏

伏以臣過灾將迫寘升踰分誤 恩稠疊舉朝驚聳

臣是何人敢膺斯命如夢初覺撫躬自疑徊徨屢日愴怳靡定人臣際遇之盛自古何限而率多有用之才或有可記之勞未嘗聞如臣無狀白身驟起厚誣聖明徒竊恩榮至於此者也文衡重任冒昧承當者非敢謂一分可堪只以近來文書勘撰不甚煩委雖或暫容叨冒庶免立見債敗臣固以此自慰人亦以此恕之至於銓曹之長責任甚重苟非其人不可一日冒居秉心雖公而量不弘則不可心公量弘而擇不精則不可其才雖果如是而職秩不稱人望未孚則不可臣於五者一無近似自視缺然公議可

知上累 聖簡下妨賢路玷辱名器非細事也仰惟聖明天地父母俯察危懇亟收 新命以重國體以安臣分臣不勝闕迫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再疏

伏以臣猥陳危悃仰冒 宸嚴只承 恩批未蒙准許瀝血之懇徒歸飾讓慙惶悚慄益無所措伏念臣原無寸長且蔑微勞始自三品小官超至八座峻秩皆因 特簡不由例遷天地之仁發育萬彙春榮夏敷各有其漸而臣之驟躡獨踰常數雨露之私偏及一物深恐微誠莫效過灾先速罔極之 恩終未能

報荅感激憂懼汗淚俱發况今宿德新望輿論自有
所屬而臣以邈然後進遽叨非分國體有損公議可
畏伏願 聖明俯察臣前後之懇亟收 新命以安
微分臣不勝瞻望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乞免文衡疏

伏以頃日登 對之時因筵臣發語臣亦猥陳淺見
請間設 庭試分等賜畫以為勸獎之地使中外多
士不專以句讀為務此欲救一時之弊習耳原非為
對舉取人而發也厥後備局聞外方武士多聚京中
大臣與本兵相議而陳稟其意槩出於慰悅聳動之

舉而實非臣當初 啓達之本意也末俗多疑人情
不平無心之舉指為有意至以 廟堂之啓錯認出
於臣手乃謂此科專為史局之人而設人之為言乃
至此哉屋下嘒嘒之談固不足數而始焉名官有慨
而來言者臣雖聞之亦不介意及見臺章果有粹然
編小等語臣於此不能無疑繼聞浮薄之徒或有私
自出榜互相傳示云噫世道之難若是其甚耶在臣
之道固當聽若不聞唯以至誠至公益自勉勵而此
時人心 聖上亦必俯燭以臣力量其何以靖而鎮
之榜後無言亦何可必保也臣以無似待罪文衡汗

顏代斲幾滿一年日夜所望唯在於憂危少定引分
自劾而已不料意慮之外先被齟齬臣誠慚懼進退
罔措杜門俟罪不敢趨 命逋慢之罪益無所逃伏
願 聖明俯察臣狼狽之狀臣兼帶大提學先賜適
免以便公私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劄

諫院劄司諫時

伏以臣等伏聞向者筵臣以光海時宮人或備數還
入者嚴加禁斥事屢次陳啓即蒙 允可云而至今
間巷間此言猶不止言之虛實固不可知既有所聞

不敢不達所謂光海時人非必謂其時用事者也不
過黃緣隸籍之類也亦非謂今日親近左右也不過
掖庭服役之輩也閭閻新選之徒皆不閑於宮禁諳
熟解事之人必有要於使令雖有一二備數固無所
妨但念此輩久染穢俗邪僻成習耳聞目見無非亂
政之事 離日正中陰沴自消么麼小奚固不足恤
而十薰一猶猶能亂臭積漸浸潤滋蔓必矣臣等此
言實慮遠防微之計也伏願 聖上深思猛省有則
斥之無則戒之且聞內人時或有私自出入者云雖
未知以其事向其家而瞻聆所及似無異於曩時

祖宗朝別作一舍為內人澣濯調病之所俾不得私
還其家云嚴絕內外正肅宮闈之意至矣盡矣欲法
堯舜當法 祖宗自今以後嚴立科條內人出外者
一切禁斷使清明之治無少疵類不勝幸甚

又以下大司諫時

臣竊念自古帝王即祚之初孰無願治之心惟其立
心不固向學不勤操持未免間斷輔導或失其宜則
便安逸豫之心易肆而刻勵兢惕之心難久始焉一
毫之失終為千里之差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詩
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可不戒哉臣伏觀

殿下以上聖之姿應中興之運反正之初八方鼓舞
號令之下羣心悅服饑食渴飲事半功倍誠易然之
時難失之會也深懲昏亂之弊備諳閭閻之苦一事
之或害於民政者必欲祛之片善之可裨於教化者
必欲採之雖極寒極暑之時講筵不輟雖至微至細
之事 睿覽必詳 殿下願治之心可謂切矣然臣
所望於 殿下者豈止於此乎大聖人大作為必使
本源之地澄明洞澈絕無纖芥之累公平如四時照
臨如日月近而宮闈之內遠而區域之外無輕重厚
薄之偏然後人心咸服至治可圖矣處涼榭燠室思

白洲集卷之十五
九
暘斃凍死之怨御豐衣玉食念紡績耕耘之苦 殿
下於此必有瞿然者矣內人服飾之見于眼者與初
何如也外言出入之聞于耳者與初何如也於此而
念奢侈之漸盛於此而念宮闈之不嚴謹言未聞非
無可論之事仕路漸廣不是人材之多法令不行則
紀綱之解弛宜矣告訐成風則時俗之薄惡宜矣
殿下以初政惕勵之心觀今日成就之效則亦必翻
然而悔奮然而作矣立心益固向學益勵求治無事
文具而必思及民之實惠向學無拘口訓而專務切
己之實功今日行一實惠明日進一功夫痛華苟且

之政一新清明之化上副 祖宗付畀之望下答臣
民期待之願不勝幸甚

又

伏以臣等待罪言地無一言仰裨洪造臣等之罪大
矣大言高論無益於實事而膚淺之見有不敢終嘿
率意妄陳全無倫次惟 聖明財察焉今春又旱播
種失時切迫之災無過於此強弱之勢固無奈何而
仁愛之天胡寧忍斯恐懼修省固是陳腐之談而遇
災進言此外無它伏想 聖明何以為心祈禳等事
例行於太甚之後貴在及時何拘早晚亦 命有司

白洲集卷之十五
十一
趁速舉行國家形勢之難愈往愈甚實前史所未有者唯當固結人心愛惜民力使中外上下曉然知國家至誠惻怛之意以弛切近之憂以存長遠之計而已西路民力方竭於運餉此非一二番可已之事其勢終未免移責於南方南方之力亦已竭矣禍患常出於所忽南事恐不可緩海鳴地震災異疊出天時人事可憂者非一國家於南北之民何嘗有彼此輕重而只緣目前責應之急徒煩徵發未遑懌悅國家不得已之勢小民何得以盡知也前後措辦之臣蒙賞頗多措辦之際勞怨可知古語曰生財不如節財

興事不如減事誠至論也自古得力於緩急者只在於人心之向背不係於器械之多少凡所設作姑令少停使民得先專力於本業而時為聳動之舉以示一視之意幸甚今之所恃者只民心未盡去耳守令慎簡之教前後屢下而八路州縣豈可謂盡得其人暗行廉察最為切實而唯其未發之前預先探報既過之後無復徵畏此實自然之勢也臣等之意不必一時分遣又不必預使治裝止於一二處廉問則遠亦數十日往還雖不宿裝孰敢憚行遠近遲速天意難知一處之遣八路同戢雖不類遣而與類遣同

矣臣等所陳皆今日事為上末務區區之憂專在於
聖上本源之地喜怒之形易著和平之氣漸少今以
近事言之 御膳請減之論雖涉率爾其意則出於
愛君豈有它哉而因此輾轉併與廟堂之請而不許
之君臣交孚之際豈願如此也官官 特差之命相
繼而下 聖意所在雖不敢妄揣講臣選任原非施
罰之地好惡太露舉措未安務存寬容克祛偏係以
成和平之福幸甚幸甚仍念君臣猶天地也情意不
通則上下相阻觀於否泰之卦可知矣臣鄰引接之
時 聖意雖切於咨詢而下情畏懼自不能盡意條

達此古今之通患也叩以竭之誘而進之毋論愚智
使各無隱有若家人父子之間則雖其庸懦之人豈
敢不為之盡芻蕘之說亦或有可採者矣伏願 聖
明留神焉取 進止

又

伏以國家當百六之會遇非常之災憂民之旨罪已
之教相繼而下人情所感天意可回焦爛之餘一雨
經日萬品昭蘇生意始萌此正上體仁愛之天感發
善心之機也操存修省之方軫恤渙釋之典今日在
廷之臣言之已多 聖上方且講而行之惟望常加

白沙真卷之十五
十一
惕勵益廣延納勿歸虛套終期實效也臣等區區之意略盡於前日之劄陳言淺見本無可採而餘懷耿耿不敢終嘿謹以委任大臣感結人心延攬人才數條獻焉唯 聖上財察焉竊念自古撥亂之君必有一二同德之臣以為股肱心膂之寄國安則同享其樂國危則同受其戚若上無委任之誠下無擔當之意軍國細大之務不免皆歸於獨斷則不但臣逸而君勞雖以堯舜之聖亦安得每事盡合於機宜也國家之事雖有至難處至難言者亦必有可以言可以處之要苟或上下捱持拖過時日則畢竟誰任其責

也人君既察其可倚可毗之賢專責而勿貳焉則其臣亦必委身而致命不為利害所動不為是非所撓竭其心力盡其謀畫處人之所難處言人之所難言此所謂社稷之臣也至於論列是非之臣亦必量度其權宜勿以大言為務明知不可則苦口爭之既聞其失則平心改之廟堂臺閣毋相牽掣可也事機之變在於呼吸施罷行否當決於一席之上躡足附耳之際何嘗有所啓間姑停之議也此皆無委任不擔當之致也既往之事可以懲矣唯 聖明留意焉竊念君臣猶父子也君之視臣如父視子雖罪其惡而

白洲集卷之十五
十三
憐愍之心亦隨而發臣之事君如子事父雖畏其威而愛慕之誠自不能已此實秉彝之常性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宋仁宗之於唐介也怒唐介之面劾文彥博貶介為英州別駕旋念介或死於路遣中使而護其行怒之公心也念之亦公心也介雖萬萬被罪豈敢怨尤於慈愛之天也君臣之間本自如此向者車天輅以科場代述之罪竄配北塞此特無依籍重罪之一窮人耳按道之臣待之特厚天輅恠問其由則道臣辭朝之日 宣廟下別教曰天輅文才可惜予不能屈法而貸之然若至於窮餓則豈不矜惻

乎天輅聞之不覺南向痛哭至今聞是言者無不涕泣頃者朴長遠 賜米之舉亦足以感發人臣忠孝之心人心興感只在於君上一舉措之間豈必人人而勸之事事而懲之然後始見其效也唯 聖明留意焉伏聞近來筵中講定之語揀薦人材誠今日切實之務舉其所知不容私偽則遺賢罔伏滯才可揚聞鍼之才或拔於行間字牧之賢多因於尉薦意甚美也舉甚盛也然而薦之非難得其人為難毋論尊卑毋間踈遠就諸臣所薦之人清讜之暇特試詢閱一如漢家朝奏夕召之故事則賢愚能拙莫逃於

白洲集卷之十五
十四
明鑑之下與語而悅見晚之歎安知復聞於今日也
不如是則無知之薦漢高何得而信之魏尚之賢文
帝何得以聞之惟 聖明留意焉臣等言狂計迂不
任慙惧取 進止

白洲集卷之十五

